

元史新編

元史卷三十三

列傳十七下

世祖文臣下

董文用

弟文忠 兄子士選

董文用字彥材功臣董俊之第三子也十歲喪父長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己未從伐宋世祖臨江閱戰文炳先突陳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薄南岸諸軍爭奮大敗宋師世祖卽位命持詔宣慰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興等路郎中始至安集流亡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諸州之士爲水田若干流民復業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爾鎮永昌其下暴橫需索無算文用輒面折以法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

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遣傳出文用謂曰我漢
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
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令名於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
法數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召文用謝曰非郎中言我殆
不知由是奸猾斂跡十二年丞相安童奏以文用代紇石
里爲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使鷹監奏曰自
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望見
文用入帝曰此豈爲爾治鷹食者置不問尋出爲衛輝路
總管會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衛郡
地取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閒浸淫及衛今又
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按視
還言衛州城中浮圖取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

寢久之受代歸十九年召爲兵部尙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隸行省上集朝臣議之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而抑之則風采蔚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使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控訴則是官者國家當飭勵之何反加摧抑也眾從其議轉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視歲額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問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

人日翦而獻之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亦猶是耳世榮不能對竟以是敗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政長官素貴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會大雪入山伐木者多僵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柰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格願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朝廷將用兵海東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邦非計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胡祇通王暉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瑛

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時桑葛當國恩寵方盛
文用獨不之附桑葛令人風其頌己功文用不答桑葛乃
自語之曰百司皆具食於丞相府矣又不答會朔方軍興
徵求愈迫文用謂桑葛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
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數示之曰百姓豈不
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救時政
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
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具奏其奸狀詔
報文用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譖於帝言其慝傲沮法
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
民田爲屯者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隆福太
后在東宮以文用舊臣奏命授皇孫經文用講說經義必

敷以朝廷故事反覆譬喻皇孫特加敬禮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成宗卽位從幸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萬方之望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卽日還是年詔修世祖實錄除知制誥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功德世系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鈔有所攷究質問文用應答無遺大德元年上章請老官一子鄉郡侍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忠穆

文忠字彥誠文用之季弟也兄弟八人多顯名當世文忠於憲宗二年入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

也已未從世祖伐宋與兄文炳文用敗宋師於陽邏堡世祖卽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居近密嘗呼董八而不名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聲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耳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爲政乃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八年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相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詩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十一年伐宋民困

供億文忠奏免常歲橫征從之帝嘗問宋降將以宋所由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重儒士將士怨之故大軍既至爭解甲歸命帝顧問文忠曰此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如臣節何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郢中文忠奏止之又請罷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爲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蒙古人及大府監屬盜翦官布帝怒命殺以懲眾文忠言今刑曹慮囚卽罪當死已具服詞者猶必詳讞豈可因一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乃遣文忠及近臣分覈

之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阿合馬擠安童以北伐獨擅國柄又懼廉希憲復入爲相害其私計乃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揆虛位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遂復召入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謝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啟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卽日召大臣諭行之禮部尙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

敝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時文忠長兄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文忠辭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宣何力敢冒居重職乎十八年僉樞密院事車駕行幸詔留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環衛營屯禁兵大府少府軍器尙乘諸監皆領焉是冬十月將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諡忠貞子士珍官至中書參政孫守簡歷中書左丞中史中丞皆能世其家

士選字舜卿文用文忠之從子文炳次子也幼從父居兵閒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焦山之戰丞相伯顏臨陳觀之壯其驍勇遣人問之始知爲文炳子又招降海寇張瑄奏功爲管軍總管宋平從文炳入臨安收宋文書圖籍封庫

臧秋毫無所取班師授前衛指揮使以讓其弟士秀改命
僉行樞密院於湖廣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召士選與李庭
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將步卒橫出擊敗其
眾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徹里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
察病民事悉除之桑葛之黨爲奸利於江浙者事發得罪
且死詐言所遺舶商海外未至請畱以待之冀緩其死士
選曰海商至則捕戮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存
亡也不誅斯人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
以備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菽水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
士選與徹里力開復之成宗初拜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盜
劉六十聚眾萬餘僞立名號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
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轉盛士選請自往卽

日就道不求益兵但攜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
以去眾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
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
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奸民
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禽賊魁散餘
眾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
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中書平章
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
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
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
破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拜南臺御史中丞入僉
樞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

媳婦國完澤說帝稱江南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出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朕甚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罷兵誅劉深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河南平章又遷陝西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

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旣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諸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參政守懋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原稟董俊傳未云子文用文忠及孫士選守簡見世祖文臣傳而稟中皆闕今參以舊史及類編補文用文忠士選傳惟守

簡僅見宰相年表

賀仁傑

子勝

賀仁傑字寬甫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略數從軍有功關中

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冢收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曰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請以犒軍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大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大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卽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己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大怒執軍帥將殺之以勸舊而止世祖卽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仁傑從世祖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中用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合丹闕

里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會王立約降於西院李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受立降東院忌德輝越境邀功遂奏誅立樞密院從之適西院從事呂堅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爲戲邪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以爲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仁傑皆奏罷之民爲立祠十七年上都畱守缺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上都畱守兼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兼虎賁

親軍都指揮使尋加中書右丞畱守如故尙書省立桑葛
用事奏上都畱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畱守忽刺爾及仁傑
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
忽刺爾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
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置勿問
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畱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
供億未嘗致上忤其妻劉歿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
閒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
七十二請老拜平章政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
子勝襲上都畱守後成宗崩仁宗入靖內難念世祖舊臣
欲有所咨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追封雍國公諡忠貞
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世祖時大臣子弟在宿衛者必

使通經術故勝年十六卽與安童完澤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凝重寡言世祖甚器之出則參乘入侍帷幄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畱勝許聽之至元二十四年遼東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出入指授諸將詰旦合戰矢交帳前立侍不動乃顏旣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師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尙醫尙食視護三月乃愈是時疆宇廣闊四方有警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勝方少壯能晝夜馳千里又上所親信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意旨或朝至而夕復出不以爲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十數萬里之

區無不至焉海內甫定帝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
非時以聞因拜勝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服一品服盧世
榮桑葛秉政怒勝父仁傑畱守上都不下已欲陰撼之旬
月數十奏帝不爲動至元二十八年桑葛敗罷尙書省政
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命相國之大事臣不敢知
然人望公論皆屬詹事完澤遂相完澤而并以勝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有八爾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
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畱守兼開平府
尹親軍都指揮使上都地寒無土著之戶自粟帛器用財
賄凡宮庭供用萬端皆賴商賈遷吏或強取不時予直
勝力矯恤之故市肆盛侔京師其權貴子弟奴隸橫縱者
悉奏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左丞相行上都畱守如故時丞

相鐵木迭爾專政倚太后爲庇很盱日甚勝自以老臣不敢愛身欲爲國家去蠹會鐵木迭爾受富民賕六萬緡變殺人之獄勝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只及監察御史等先後奏白其事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震怒欲誅之鐵木迭爾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及仁宗崩英宗在諒闇中鐵木迭爾復得爲相遂傳太后旨執楊多爾只及蕭拜住同日戮於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秦國公諡忠愍至正三年追封涇陽王改諡忠宣子二人惟一中書左丞相至順三年詔學士虞集碑其神道

道園文集

賈居貞

張孔孫

多爾赤

千魯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賄賂公行有餽黃金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俾監築上都城世祖卽位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劉秉忠奏擢居貞爲參知政事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至元元年參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罷侯置守五年再爲中書郎中時阿合馬擅權忌之改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築修國史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旣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畱左丞阿里海牙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閩重兵所屯聞彼諸將不

睦民徙盈城疾疫不時樵采不便不乘隙先取之恐春水漲彼乘上流而下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春命阿里海牙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振流亡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歸之免括商稅弛湖荻禁造舟百數艘駕以水軍一方帖然婁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聰乘閒屠其家居貞計召思聰誅之宋二王逃閩廣所在扇惑蘄州寇起司空山屬縣響應居貞檄諭禍福漢其黨壓以官軍遂削平之初遣鄭萬戶討賊鄭言鄂大姓皆通賊請先除之居貞保其無他鄭乃領兵出而密諭其部將俟還軍時內外合發盡殺城中大姓意在子女金幣也會其人戰敗溺死其事始彰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政未

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悉釋之兵有誣脅民財者奴妾人子女者皆痛繩以法南安李梓發作亂居貞慮將士擾民親帥千人營城北招諭之其下皆散賊首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禽之有告通賊巨室姓名百數命火其牒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戰艦江南居貞極言民困請罷其事未報卒追封定國公子鈞中書參政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戶府參議孔孫少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事官嚴忠範之兄爲陝西行省平章聘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沐梁旣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世祖居潛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世

隆奏宜增設宮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徐世隆爲
大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師肆成獻之京
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及安童爲相尤禮重之出爲南
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方今
境私販坐罪者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
朝論采之遷湖北道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
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火其家焚死者三人有
司以真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至元二十二年
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顯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
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靜守故常終始如一
乃除劉宣吏部尙書升孔孫禮部尙書擢燕南廉訪使除
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堤三百餘里於

太后者卽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遠國不可窮兵濫官放譴不可復任賞善罰惡不可數赦獻鬻寶貨不可不禁供佛無益不可虛糜上下豪侈不可不儉官冗吏繁不可不裁太廟神主不可不享帝悉嘉納賜鈔五千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祿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灑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諡久之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章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多爾赤

舊作采兒赤

字道明西夏靈州人父幹札篲世掌其國

史初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太祖命爲中興路管民官元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世祖初年卒遺奏請謹名爵節財用多爾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尙書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召見於香閣問曰爾儒者有何嘉言多爾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惟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要言不煩汝知治道矣因問欲何仕多爾赤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

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眾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請爲其總管以益措畫帝可之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悅遷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多爾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未幾臺臣奏爲雲南廉訪副使會行省丞相鐵木迭爾貪暴擅誅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極刑多爾赤謂之曰生殺之柄繫於天子小民罹法且必審覆況朝廷之臣邪法花魯丁竟獲免尋復其官僉夷與蠻相讐殺省臣受賄助其報仇乃詐奏蠻叛起兵殺良民多爾赤劾罷之年六十二卒於官

千魯

魯一作奴

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曾祖哈刺察率所部歸

太祖祖忽都思從皇弟拖雷攻金軍於鈞州三峰山賜號

拔都魯從攻宋唐鄧穎蔡襄陽郢復信陽光等州屢立戰

功從攻漢上鐵城寨歿於軍封沈國公諡武愍父和尚從

攻鄂州討李璫攻襄陽皆有功又從丞相伯顏渡江攻拔

岳州取沙市至江陵宋安撫使高達城守拒戰和尚直抵

城下諭以禍福達遂開門投降從下潭州

潭守臣李芾堅守攻之三月不

下至元十三年城破芾死諸將利於虜掠阿里海牙屠其城舊史謂從和尚之言而全一城者誣也擢嶺南

廣西道按察使遷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卒於官追封沈國

公諡莊肅千魯以御史大夫月魯那延薦入見大安閣世

祖念其功臣子卽授父官拜江南浙西道按察使時江浙

行省行御史臺皆治杭千魯上言行省專控江浙在杭爲

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兩大府竝立勢偏則事
窒情通則威藝益移行臺於要便之所後數年遂移行臺
江東二十六年遷淮西江北道按察使時桑葛擅權勢焰
熏灼人莫敢言千魯乘閒入朝見帝於柳林極陳其罪狀
未幾桑葛伏誅又上言其黨猶布中外宜早處分有諸王
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閒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子奪連
歲爭訟不決乃命千魯治之其訟遂息大德二年奉詔使
淮東西問民疾苦察官吏能否還奏軍民便宜三十事多
切利害歷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兩道廉訪使時中書平章
巴顏等植黨戩法壞憲綱蠹吏治千魯摭奏黜之前後七
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
內外爲嫌七年授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馭吏民有法

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興國學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自辦裝橐鞍馬往往鬻田產質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以卹民隱詔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祿躁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拜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贍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卒封衛國公諡景憲

舊附其父和尚傳今改以父附子

耶先不花

劉漢卿

耶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刺幹忽勒方太祖徵時率

皆得釋八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河決落黎堤勢甚危督有司先士卒以備之汴以無患進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卒追封恆陽王諡文貞子五人長曰亦憐真官至湖南等處行省左丞相卒封武昌王諡忠定次日圖魯歷事四朝官至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錄軍國重事卒封廣陽王三日荅思仕至湖南宣慰使四日怯烈仕至中政使五日按攤事成宗襲長宿衛有旨給七乘傳使往事其父耶先不花於湖廣諸道憲司以按攤孝行聞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海康與安南占城諸夷接境海島生黎叛服不常按攤服以威德生黎二十餘洞皆願輸貢稅在鎮期年以省親辭去至大二年拜中書右丞行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奔父喪於武昌以哀毀致疾卒追封趙國公

中書左丞相諡貞孝子阿榮由宿衛起家湖南道宣慰副使歷拜奎章閣大學士別見文苑傳

劉漢卿合魯氏父鐵邁赤善騎射初事忽魯皇后帳前爲桐馬官從太祖定西夏從皇子闊出定河南又從世祖攻鄂渚將練卒千人鐵騎三千迎兀良合台於岳州轉戰屢有功子八人漢卿其仲也漢卿本名虎都鐵木祿仁宗稱其字而不名又以其母劉姓故稱之曰劉漢卿云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渡江既取宋遺視宋故宮室護帑藏諭下明越等州授荆湖占城等處行省理問官一日以軍事入奏敷陳明辨世祖太悅令侍左右平章政事程鵬飛建議征日本奏漢卿爲征東省郎中既而征東省罷丞相阿里海牙奏留襄湖廣行省機密事二十二年從皇子鎮南

王征交趾比還鄂時權臣方擅威福遂退處於家二十八年哈刺合孫拜湖廣行省平章以漢卿知方面之務驛召至武昌使奏事京師擢給事中既而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奏伐交趾以漢卿督造戰船五百於廣東帝崩遷湖南宣慰副使招撫洞酋岑雄之叛拜禮部尙書會覈實江南民田漢卿奉詔使江西以田額舊定重擾民不便置不問止奏茶漕置局十有七所以七品印章敕授局官五十一員增中統課緡五十萬轉兵部尙書延祐三年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漢卿宣慰浙閩撫戢兵民海陸爲之靜謐云從子塔海歷事世祖成宗至大中除汴梁總管時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強民虛報以塞命及後差稅無出民多逃竄塔海言其敝於朝省民間虛糧二十

二萬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塔海禱於天蝗乃引去亦有墮水死者天祿初充樞密僉院守潼關及河中府未幾西兵犯南陽督諸衛兵拒之首率勇士摧其前鋒奪其旗鼓西軍敗走賜三珠虎符進大都督舊附其父儀邁亦傳父及兄子塔海附

張德輝

馬亨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開試掾御史臺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眞定辟爲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止配令穴城光州華山農民爲寨自固官兵議攻之德輝請招降全活甚眾歲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

大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儒臣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親貴任其責儒臣何咎焉世祖然之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勦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欲付後人傳無窮則必求謹厚者司掌之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法猶器也行法在人世祖稱善良久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好問李治等二十餘人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如蹈水火爲害尤甚莫若更遣宗室之賢如叩溫不

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庶天下均受其賜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造之高鳴李榮李濟數人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字之而不名命教胄子孛羅等王子德輝北覲與廷臣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提調眞定學校世祖卽位起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西川帥紐璘重取兵千餘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帝可其請二年攷績爲十路取

陛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材
二曰給祿俸以養廉能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四曰正刑
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東平賦夥獄繁
視河東倍蓰窮治賦奸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糶粟
十萬斛寶合丁議賦蠲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
以毒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至元三年秋參
議中書省事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敕按
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
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痛繩之則人不自
安第易其部署選才略者任之又時委司憲者體究之庶
革其敝又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
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

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從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古倫貞等二十人以聞初河東歉請於朝發常平貸之并減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竝緣爲姦賦一征十不勝其困民率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做一日革去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與元好問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資雄鄉里亨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爲吏河北東西路稅課使王晉辟爲掾旋薦於中書令耶律楚材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旣而籍諸路戶口以亨副八春芒哥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旣還

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
癸丑世祖征雲南留亨爲京兆權課所長官京兆藩邸分
地也亨以寬簡治之不事措克民安課裕憲宗遣阿藍荅
等覈藩府錢穀阿藍荅以事怒亨使逮之王府世祖欲不
遣亨固請行乃慰遣之亨至卽被拘繫窮治白瑞竟無所
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充公用及做公解輦運價爲不應
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更加賜焉己未從世祖攻鄂
州泊北還阿藍荅等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挺合謀誅
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
元蓄糧五萬石欲轉餉太安軍計備值萬緡眾推亨往至
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中統四年遷陝西
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召入爲工部侍郎上

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
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
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
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幾今止設左右
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條畫略備有司往往視爲
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卽召見曰卿勞於
外自今不令遠出矣至元三年改戶部尙書時有賈胡特
阿合馬勢欲賈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
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
今使一賈私擅之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建言立常
平義倉備荒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尙書省
仍以亨爲尙書領左部亨上言尙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

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遂爲平章阿合馬所忌以
誣免官會元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
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
闕乏十年還京師十四年卒

張昉

郝彬

楊湜

吳鼎

梁德珪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經義進士官至治書
侍御史昉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
東平辟爲掾鄉人有執左道惑眾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註
誤甚眾諸寮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
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眾
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事
無畱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辯明

復之持金夜餽昉昉卻之慚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資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至元元年入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平多所平反改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爲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尙書上疏乞骸骨致仕卒封東平郡公謚莊憲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世祖初彬年十六充皇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眾海島時出攻剽

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吏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徼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尙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令入爲工部尙書改戶部尙書拜中書參政俄免歸武宗末年復立尙書省拜參政辭不獲

命同列務生事要功般無罪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請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臥一榻至數月尙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迹未嘗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卒

楊湜字彥卿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算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目以三楊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俾掌其條制至元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數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加諸路交

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敝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尙書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寢易其可以昔日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子克忠安豐路總管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入東宮宿衛積官至禮部尙書宣徽院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振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議已定恐不可更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邪言於朝卒從所請以行至大元年改保定路總

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取捷徑遣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爲寢其役三年召授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往者率多取其贏鼎一無所私浙有兩富豪曰朱清張瑄以海盜起家司漕運多貸與民錢後兩家誅沒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延祐三年卒追封薊國公諡孝敏

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令習蒙古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六遷至參議尙書省事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暘帝大悅拜

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選銓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卽定閒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閱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對曰以徵索羅織無所從納蔓延收繫故至此爾帝感悟乃悉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卽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爲治凡尙書省言利害斂口不敢發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據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之急召還都旣至問卿安在德珪環視嗚咽不敢對賜酒饌乞歸省其母詔復入中書以疾乞骸骨大德八年卒於家袁桷狀其行事

見清容集

論曰張昉郝彬楊湜吳鼎梁德珪五人皆世祖理財之臣也下不捨克於民上不支絀於國曷嘗必如阿合馬桑葛盧世榮之無佗中國斂怨爲德哉此以玉全彼以瓦裂聚斂盜臣亦何利而爲是也

曷師文

尙野 王利用 又兼附張惠等八人

王思廉

孟攀鱗

曷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參汴幕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師文弱冠謁許衡與其高弟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選爲省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屢遷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

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改僉陝西漢中道廉訪司事黜姦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治其甚惡者流之大德十年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三年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秩米收積盈屋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貧士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爲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高彥敬爲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師文上者三卽日辭去論者謂士大夫風俗之美卒封魏國公諡文肅許有子碑其墓

見至正集

尙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至元十八年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爲汝州判官廉介有爲憲司屢薦之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於朝河渠官遂罷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合孫始命野分學於上都以教諸生仍鑄印給之上都分學自野始俄遷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密請御史臺出帑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自仁宗在東宮野爲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賓

客姚燧諭德蕭顛入見帝爲加禮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
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
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蔭補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
大寬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
實效目前也眾乃服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
祭酒二年夏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眾卒封上黨郡
公諡文懿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高祖以上仕遼以下皆仕金
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齊名事世祖於潛邸中書
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授北京奧魯同知歷知安肅汝蠡
趙四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遷

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訴於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悉還之民屢遷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四川按察使誅蜀豪之持官府長短者釋巫山縣民數百口之爲帥府所奴者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出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誣也致仕居漢中成宗朝起爲太子賓客首疏時政十七事曰畏天戒法祖宗隆孝養敬至尊察民隱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節飲節財賞功罰罪杜讒言求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廉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

元史卷三十三
三
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寶其人也卒追封潞國公諡文貞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王速太師月赤察爾御史中丞薩里蠻等咸聽受焉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疾賜御藥扈蹕失馬給內殿馬五匹玉帶

被盜更以御帶賜之侍太子眞金於東宮進言府中宜建
學官俾左右近侍皆親正學以裨輔明德太子嘗欲買甲
第賜思廉固辭藩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乘閒言曰藩王
反側地大故也漢賈誼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實爲良策
帝是之成宗大德元年遷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
歸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爲西北路招討
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得實
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鱗幼日誦萬言能綴文
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招討使汴京陷歸
附爲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
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勸上以郊天地

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詔會太常議定禮樂攀鱗夜畫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復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四川行中書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定又有張惠者成都新繁人幼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入侍世祖藩邸中統至元閒歷官河南宣慰副使遷參政行省山東拜尙書省參政中書左右丞終平章行省揚州嘗贖山東俘囚三百餘家平李璫時括軍中所掠平民盡縱之及平宋奏遣江南民之被籍爲工匠而實無藝業者十九萬餘戶悉還爲民所至有能聲以累請復阿合馬諸子官爲時議所貶又劉容者雲中人幼喜讀書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

皇太子於東宮掌庫藏每退直卽從祭酒許衡問學奉使江西還惟載書數車獻之皇太子東宮左右以其無餽饒之俄爲太子司議改祕書監卒又李之紹者平陰人以馬紹李謙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姚燧欲試其才積十餘事授之立就至治中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卒又趙宏偉者潁川人從伯顏渡江略地臨江吉州有戰功大德至大中屢爲浙東廉訪使延許謙爲師以正士趨又張炤者濟南人由吏起家而好學從丞相阿塔海阿朮攻宋多所贊畫授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又張礎者眞定人廉希憲薦於世祖從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屢遷江南浙西道及嶺南廣西道按察副使所至招反側治豪強有政聲又楊果

者蒲陰人史天澤經略河南時爲參議中統初設十道宣撫使以果宣撫北京旋拜參政爲文章長於樂府諷諭有西菴集行世又焦養直堂邑人以薦召見稱旨入侍帷幄陳說諸史帝王行事成宗大德初進講資治通鑑傅東宮至大中官集賢大學士舊史皆專傳然無卓卓表見今竝不錄其色目文臣無事蹟者已附鐵哥傳末

元史卷三十四

列傳十八

世祖言臣

崔斌

弟或

崔斌字仲文朔州馬邑人善騎射兼達政術從伐宋有戰功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面斥無所諱帝幸上都馬上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於任相帝問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邪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眾驩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竝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

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以掎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阿合馬忌之出守東平至元五年大兵南征卒有徼民席投其嬰兒於地以死者斌馳請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於獄自是莫敢犯有旨籍兵二萬益襲樊斌卽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帝聞之減其半伯顏旣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以斌行省參政圍潭州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柵下約諸將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爲三周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齎芻糗梯其樓火之黎明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語諸將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

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疾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阿里海牙怒其抗拒持久遂屠城以捷聞斌遷行省左丞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又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蝕官錢事猶未竟今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竝黜之并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

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尙書畱夢炎謝元昌言江淮
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遷斌江淮行省
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阿合馬
慮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畱使不獲上見誣構以
罪竟爲所害天下冤之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崔彧字文卿斌之弟也亦以剛直敢言爲世祖所器至元
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士還言忽都台根索亡宋財貨
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
帝雖聽其言然竟不究治尋命彧鈞攷樞密文牘遂拜御
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民生休戚百官邪正
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
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

徇之敝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宜增設
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其請二十年復言時政十八事
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
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
敗然後接踵隨聲誠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其舊人皆
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
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
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
刑若是者尙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
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
國子學庶人才輩出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
宜擇近臣之有聲望者分番上直言動必書以垂法戒八

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爲一代法
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非經久之計宜參眾
議而立成規十曰官寮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
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
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
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招徠復業免其積欠給還田產吏
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善良悉爲
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竝當擢用十三曰簿
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致濫用宜以
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
立畱守司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
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

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毋信姦臣
鎮壓之論十七曰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
權要威權大盛宜罷職理算其黨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
荆湖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
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與御史大夫議行又言江南
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
不聊生激而成變宜姑止日本之役江西四省軍需宜量
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
手當從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後東征未晚世祖不
憚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
言昨差官度量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敝本非擾
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與民曉諭各路每

歲選取室女急宜停罷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以劾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及世榮敗起爲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葛當國四年諸官鮮不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腴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其黨者皆行汰逐其桑葛所設衙門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至大都高資戶多爲桑葛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令諸路所司核實均輸又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詔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多見施行久之復遷御史中丞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芒兀台教化的納速刺丁蔑里姦賊納速刺丁蔑里反誣

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葛桑葛曖昧以聞流祚於愍
荅孫妻子家財竝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葛
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宜復其妻子又奏納速
刺丁蔑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葛恣爲不法楮幣銓選稅
課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追逮騷民至嫁
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取慘無故而隕其生者
五百餘人近者闔里按問悉皆首伏士民乃知聖天子本
仁愛斯民而使至此極者實桑葛凶黨所爲莫不願食其
肉請將此數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帝命悉誅之又言行
臺官言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
罪擅籍人家眞僞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
諸司必給印文以杜姦欺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

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向有成憲自桑葛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而詣諸司以故反覆牽延事久不竟今宜遵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爲右丞帝曰崔或不受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台告或不法十餘事詔就辯中書或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竝繫獄簡瘐死成宗卽位或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居御史臺久守正不阿自知爲人所疾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勉爲朕少畱大德二年加平章政事卒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陳天祐

弟天祥

陳天祐一名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師之既歿門人諡曰茂行先生天祐少好學博通經史歲癸丑穆王府辟爲其府尚書王旣分土陝洛表天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天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日至元二年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天祐部民丁數萬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曷早刈之俾力省而功倍卽諭令早穫散捕丁數萬兩州民皆賴焉三年賜虎符授衛輝路總管衛當四方衝號難治天祐申明法令勅立孔子廟修比干墓

著於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偉之六年改山東道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竝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天祐還朝特命預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專權乃奏升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天祐有異議許進爲尚書參政以啗之及入議天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須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忤己除天祐僉中興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爲人誣搆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天祐力辯其冤王怒甚天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朝廷大舉伐

宋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天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
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望
風震懾天祐謂曰何必若是昔跖今顏吾以顏待之昔顏
今跖吾以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閒有巨
盜聚眾劫掠天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
汴天祐斥下馬撾殺於市民聞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
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天祐悉
奪還之行省權民商酒稅天祐以兵火之餘請從寬恤不
報遣天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
倉猝不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
請畱葬曾稽不得乃立祠祀之天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
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天祐遇盜死泣請於行省

願復父讎禽其賊魁戮於紹興市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署千戶偕諸將東備李壇事平歸鄉里耕偃師山中講經授徒聲聞日著因密邇緱氏山故世稱緱山先生至元十一年大兵伐宋瀕江立招討司括民間兵械官吏奉行迫脅從事興國軍遂激變行省命權知本軍事天祥請以從便處置許之天祥輕騎入境開誠曉諭民遂解散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來歸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又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風散去未期年遂成樂土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民用弗擾鄰邑諜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見吾境安靖如是歸語其黨乃吾流

亡之招也奚補爲自是遐邇聞風踵歸恐後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萬戶鄭鼎臣敗死樊口士卒還言賊盛且將攻陽邏堡鄂州城門晝閉時諸軍皆隸參政忽都帖木爾麾下猶豫無出師意天祥謂參政賈居貞曰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且慄慄輕易南寇常態我憑高據險突騎衝之彼烏合眾敗可立待勝此則軍勢大振江南諸郡自靡矣居貞乃力趣忽都引兵出城宿於青山明日果大敗其眾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城南中大姓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宿重兵距寇遠使寇能翔亦無從至其主是議者利彼財物耳眾

議遂格居貞以天祥有文武才使權壽昌府事且發兵衛
送至境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保險天祥下令使自相
招誘悔者聽其還業無業者聽所欲居惟禽斬首惡一二
其餘獄繫他囚五十餘人以冬至日皆釋梏縱歸期三日
復獄至期果皆復乃白宣慰司盡原之由是無復叛者百
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
榮以掎克聚斂驟遷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奏劾
之帝怒下吏案問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若反脣坐以
沮格奏杖一百死舉朝震懾無敢復言天祥疏言世榮先
爲江西轉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錠計如千金銀以斤計
如干茶以引計如千馬匹玉器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
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

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是猶以盜蹠而任阿衡
不止流殃當代亦恐取笑將來且國與民爲一體民安則
國安民危則國危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
有常數今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非白取於下厥計
無從苟行其言必激怨變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所行
與所言已全不相副徒足賈怨天下臣非不知言出禍隨
但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凡數千言互詳盧世榮傳世祖
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帝直其言世榮遂
伏誅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命出覈湖廣錢糧至鄂卽
上疏劾行省平章岳束木貪暴不法發其奸利數十桑葛
與岳束木姻黨爲之奧援奏未下反誣天祥以罪私繫諸
獄迫脅百至天祥略不爲動在幽幾四百日惟取四書循

環玩究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以疾去元貞元年改授山東廉訪使時朝廷遣使郡國議弭盜方略天祥奏言盜賊之起有可矜有不可矜其因歲荒兵擾吏貪役重所激者爲可矜其治平數犯迷頑不悛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足資盜於是嚴督捕獲皆杖殺之其亡入他境者選捕盜官密授方略使追捕之由是南至漢江二千餘里羣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眾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天祥命捕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大德三年六月移使河北辭疾不起六年遷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朝廷方事西南夷天祥上疏言器莫凶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難易請兵往征八百媳

婦國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行未及半八番旁出攻之地喪師燔奉頭鼠竄朝廷復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餽益急所在不堪運送至播州交納者通計二十餘萬往迴數千里且聞所經皆穹山盲壑毒林刺草窄處僅容一人一騎如登天入井又其雩霧毒瘴皆能傷人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擯之不中國齒設羣蠻聞大軍將至或壁掘以老我師進退兩窮饑疫交困噬臍何及且自朝廷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瓜哇緬甸以來近三十年未聞得尺土一民而所費奚啻萬萬億此其爲鑑豈不至近惟望上承天意下順民心早正劉深誤國殃民之罪傳首以諭遠人嗣遣使奉璽書開以禍福懷以恩信如仍爲害徂征

未晚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赴中書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厭死數十萬詔丞相御史議天祥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或謂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或謂奏皆報可以其言祕故外不克知八年正月移病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畱不還詔賜楮幣五千貫辭不受九年正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時年七十有六凡五致詔迄不起仁宗在懷孟潛邸聞其名遣使賜酒若幣仍敕長吏歲時告存至大四年仁宗卽位復召之辭不起延祐三年卒於家年八十始爲招討使經歷諸將以久駐外不可無家各議置妾獨難天祥一日飾送良家子至麗甚天祥曰諸君自安吾無庸此固卻之居惟閱經史一

僕自隨所著有四書集註辨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十六卷詩文集八卷追封潁川郡公諡文靖張養浩碑其神道

歸田類稿

劉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少以力學孝友聞爲河東宣撫張德輝所器薦爲中書省掾因從許衡講學攷滿除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以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朮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嘗奉命詣闕奏捷世祖召見親問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作詩百韻頌功德宋臣有守節死義者必獎歎之同右丞陳天祥沙汰江淮冗官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遷江淮行省參議改

江西湖東道按察使二十三年入爲吏部尙書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不缺邊帥生事彼因避竄海島致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不避盛夏交廣炎瘴遠涉諸軍病死必眾緩急何以應敵又交趾無糧海運險遠難通陸運又無車馬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通用五六十萬眾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況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乘虛生變豈畱後衰弱人馬所能應變何不敕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毋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自梭都建伐占城阿里海牙議平交趾三

家哭聲未已又議大舉民何以堪漢軍自圍襄陽渡江征
二王越閩廣攻占城破交趾死損甚眾江南諸路守城巡
邏遞送倉庫占役之外調用常是不敷南方新附舊軍十
餘年間老病逃亡精銳盡於海東新招軍數皆非習武慣
戰之人用此制敵必無倖理國家經營南宋用兵四十餘
年中國疲乏歸附以後未聞撫字貪吏武夫布滿郡縣怨
毒在民實非心服但畏朝廷兵力而已江淮輕剽陸梁之
徒潛伏山海伺我兵力虛耗一旦嘯聚所至殺掠其鎮守
官軍寡不敵眾望風潰竄數省震搖倉猝調募豈能應急
臣恐國家之憂不在海外而在蕭牆之內也帝嘉納其言
二十三年中書省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條其利敝語具食
貨志屬桑葛謀立尙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

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淮行省丞相芒古

兀

作台縱恣不法常慮臺臣糾言其罪及宣過揚州又不與

相見絕江赴臺益增猜憾陰遣其黨詣建康偵臺中違失

臺官皆悚懼託人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芒古台忌宣

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

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於朝必欲

置宣死地朝廷遣使置獄於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

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隔異不使往來九

月朔宣自剄舟中有遺書緘付從子自誠云觸怒大臣誣

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

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

耳嗚呼天平寶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芒古台罪狀塗注

句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旣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吳澄狀其行事

吳文正集

姚天福

陳思濟

秦長卿

申屠致遠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世祖在潛邸時過白登天福以童子獻蒲萄酒世祖喜其儀止畱備宿衛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不畏強禦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爾思蒙古言虎也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

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諭玉速及孛羅二人於是孛羅以年幼自免天福時按行畿內有敢普者舊臣家賜鐵券子孫赦七死恃勢橫虐莫敢誰何天福乃易服閒行悉得其狀奏其死罪十有七請赦其七而罪其十詔戮以徇豪右懼服十二年阿合馬請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曰國家境地闊遠易數悖叛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玉速矍然曰幾失之夜造禁庭詳奏帝大悟詔復立焉阿合馬銜之乘駕北幸使人簿錄其家無所得左遷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爲河東道按察副使時朔方兵興轉輸煩急人畜顛踣天福恐激變蠢動奏改和羅徵拜治書侍御史劾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之廷辯按數至三輒引服氣色沮喪上曰此

三者罪已在不赦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姑釋不問十六年
江南既平授淮西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俘虜良民
者悉理歸之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
原其有勞而盡流其黨與州郡稱治二十年遷山北道按
察使時阿合馬已敗禽治其黨宣慰使阿老瓦丁值旱蝗
立大雨遼東民習射獵鮮知耕學天福教以樹藝詩書屢
決疑獄民驚神明建祠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入爲刑部
尚書尋出爲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爲淮西按察使帥
臣昂吉爾父子制兵民權二十年袒庇盜賊恣患一方天
福捕戮其盜并劾奏帥臣受賂不法坐黜淮民大蘇舊史
吉爾傳謂廷臣畏其直遣雅可彌失爲按察使以察之屢
劾不實後竟以微罪免蓋據其家狀之詞竟似昂吉爾被
誣者故於此但言天福按黜鉅奸一人而諱其姓名以免
與彼傳低倍舊史拙於作僞一至於此雅可彌失卽巴爾

思之音
轉也

二十八年桑葛敗以天福爲平陽總管俾窮治其

黨更其政俄拜甘肅行省參政以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陝

西漢中道廉訪使尋除眞定路總管眞定驛傳當南北衝

徵需日困天福措置有方賒貸而蕃息之歲省官緡而民

不擾憲長劾其違法省臣直之奏頒其制以式諸路大德

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理勞決壅鑿

隱破堅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稱首六年卒年七

十三初天福拜御史時彈劾阿合馬罪眾皆危之其母勉

之曰勿以我爲念俾吾追蹤滂母死猶生也天福亦請於

憲府曰言事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爾思

母子有古義烈風敕侍臣董文忠宣付史館書之天福遇

上頒賜必固辭身歿後家無餘帛字尤魯紳銘其墓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備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廉希憲等行中書省於陝西思濟佐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王文統伏誅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隨還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思濟先進文牘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尙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辯訟設拂袖而出遷同知

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還家
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
閱其案而釋之歷任兩浙陝西兩淮嶺北湖南監司所至
皆有興革累遷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
卒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

秦長卿洛陽人貌魁偉性倨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
已聞其名既卽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尙風節好論事
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
政長卿上書曰臣愚黠能識阿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
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
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資覬覦非望其事似漢
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阿

合馬爲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資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爲抹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憾除長卿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吏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卽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斲棺戮尸竝誅其子而長卿冤終不白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冤狀卽日棄官累薦不起以卒山甫子從龍從德皆仕至臺省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少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使乞實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宐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贖

學行省從之改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資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通宋廣益二王有司榜笞誣服致遠讞得其情溶伏辜玠節以金幣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於市邏者以上致遠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盜寇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眾賴以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郝顯李兼愬平章芒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芒兀台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

其冤狀將縱之芒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其械使從軍自贖桑葛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葛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者咸憚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葛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葛氣沮致遠并劾江西行省平章馬合謀稅外橫取忽辛籍鄉民爲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耗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攷其殿取量地遠近立爲定制則銓衡平而吏敝革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員皆致遠發之大德二年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稿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

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

張雄飛

馬紹 唐仁祖

張雄飛字鵬舉琅邪臨沂人父琮事金守盱眙金人疑之
畱其家人於許元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
也自稱能爲弓遂庇雄飛母子獲全徙朔方逃還潞州長
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又入燕居數歲盡通蒙古及諸
部語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大悅授同知平
陽路轉運司事蠹敝悉除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
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
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又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
弛宜立御史臺爲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
言百官姦貪不職者皆得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

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爾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雄飛感勵知無不言有告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檢校各罪者詔丞相御史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盡發其罪狀奏誅之會阿合馬議立尙書省雄飛力爭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入爲兵部尙書阿合馬與亦麻都丁及秦長卿劉仲澤有隙羅織其罪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以參政陷之雄飛不應阿合馬怒奏出爲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安改宋敝政力懲不畏法者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閒鈔掠遣使諭以威德諸徭悉服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眾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徐察之果

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至元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以子忽辛爲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畱雄飛不遣旣而阿合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參政敕中書雜問忽辛之罪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歎之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遂止降輕刑之詔帝聞其貧甚特賜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金五十兩及

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詣省乞追奪賜物皇太子遣人諭丞相安童勿行而奸黨塔卽古阿散復請檢核前省錢穀竟矯詔追奪之封識具存未嘗用毫髮及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黜姦貪政化大行卒於官子五人長師野宿衛東宮時荆湖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謂師野曰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以薦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僉山東東西道按察司事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召爲刑部尙書多所平反擢尙書省參政杜瑤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葛怒欲當以重罪紹從

容解之始得免俄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其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葛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曰南土地煥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帝聞之曰馬秀才言是桑葛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爲殿取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史書之時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或又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皆爲權勢所有紹獨不取

桑葛欲奏請賜紹紹固辭桑葛敗歎曰使吾早信馬左丞言不至今日之禍跡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之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其復舊職尙書省罷改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爲氏年十七隨其國歸附太祖父驥事世祖宿衛東宮仁祖少穎悟通諸方語尤邃音律中統初選諸貴胄爲質俾習蒙古字授翰林直學士時中書奏眞定保定兩路錢穀逋負屢歲不決遣仁祖往閱其牘皆中統舊案亟還奏罷之拜參議尙書省事時丞相桑葛秉政威焰方熾仁祖議論不同屢忤桑葛遷工部尙書桑葛以漕務煩劇特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葛攷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急遣驛

騎追還就見相府中桑葛遽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汝於法仁祖退召諸署長諭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但力加勉眾感激晝夜倍功期未及而辦已而桑葛繫獄有旨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桑葛以左右之援得釋眾見駭然仁祖獨不爲動桑葛竟敗尋除翰林學士承旨遼陽饑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振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皆以大口給之卒追封洹國公諡文貞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後避武宗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冠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遂家焉至元十七年召見賜對

命給筆札書之立就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授應奉翰林文字尋進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攷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乞仿前代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各給出身印紙歷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前俾長官聯名保任書其在官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取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攷核得實庶無僥倖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贓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首陳興建國學略曰臣聞家國天下必需才以爲用而人才之盛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衛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無幾何矣而議政者每

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全本於此
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
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而名都大邑
教官有缺必使廷臣擇可爲人儀表者條具奏聞視教化
之興廢爲攷第之高下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調免賦役
庶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參
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使則否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
過於區別帝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
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
參用南人遂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訪求江南人才
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
趙孟頫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

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
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時桑葛專
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
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
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漢文帝以決獄
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
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知宰相之職矣今
權奸用事立尙書省鉤攷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
者率皆貪饕要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
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
於國爲便桑葛大怒羈畱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

皆不許仍還行臺已改閩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劫盜殺人者所在多有一經告發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盜之家并其鄰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扳平民坐展歲月幸而讞定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十四五況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藏兵器者法論死況以兵器行劫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應照藏兵器從重論罪郡府以便宐從事竝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皇慶改元又預修武宗實錄時亢旱應詔

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
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詔偕平章李孟
參政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註
文章宜革唐宋宿敝帝命草詔班行以病乞骸骨命廷臣
飲餞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卒年
七十泰定二年追封楚國公諡文獻

○原稟闕今參以
舊傳及類編補